

新筴決科古今源流至論

十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史學

后集

觀史
作史
有法

遷史
表深
寓抑
揚

遷書
法公
章大
旨

魏徵

論史於麟經絕筆之後至司馬遷史記而止論史於麟止成書之

後至歐陽公唐史而止其矣作史之難也班史失之同時史失之

誕陳壽之志三國失之誣陸機于寶諸人之史晉失之謬其餘諸

家紛紛蓋不足論大抵作史有法論史有體觀史之表取其抑揚

之大義而不當取其登載之年月觀史之書志史歷代則述歷代

之公革史一代則著一代之可否觀史之紀傳當得褒貶直筆是

非公論而未暇較其異同也嘗攷遷史之表矣三代世表所以觀

百世之本支故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為經以子孫為緯則

五帝三王皆出於黃帝此帝王授受之正統可見也史記三代世表自黃帝以

後至周其譜系皆出黃帝六國年表所以示天下之名分故齊康公之十九年

為田和遷居海上而書田齊大公卒且繫之康公二十年康公既

卒始書田齊此尊卑逆順之正理可見也六國年表齊年表曰田

侯遷康公公海一城時康公十九年也又齊年表康公二十五年田齊伐

燕取乘丘按康公雖近海上然田齊有大事皆繫於康公之年十

至康公二十六年康公卒其齊年表乃書田公遂并齊而有之十

二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入勢

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

得失也秦楚月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

繫大事之記明職分也並本表所載如此至唐之表猶有遷之遺

意焉表宰相則書杜如晦為侍中仍監東宮兵馬之事蓋言宰相

不當下行有司之職唐宰相表正觀二年正月辛亥兵部尚書如

魏證為秘書監反帶參豫朝政之喻蓋言他官不宜上任宰相之

權正觀四年二月蕭瑀為御史大夫參議朝政唐之宰相稱號如

此豈不為後人之戒表宰相世系則書裴氏之房有五而宰相十

七人劉氏之房有七而宰相十二人唐之諸臣能修家法如此豈

不為後人之勸唐宰相世系表云此馬遷歐陽之表其寓抑揚大

義深矣哉嘗攷遷史之書矣封禪一書固述帝舜以下也正以著

當時求仙之詐平準一書固述歷代也正以譏當時征利之非於

禮書則載孫卿禮論而不載叔孫通締最者以見野儀之失而古

唐史
志有
意遷

遷紀
傳直
富錄
取

禮之得也於曆書則載古歷九百四十分之法而不載太初八十
一分之法者以見太初之疎而古曆之密也並遷史八書至唐史

之志猶有遷之遺旨焉董仲舒劉向子歆以春秋洪範論災異之

證班固合三說而志五行前五行志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劉向治穀梁春秋教其間

自立特見考武德以來著其災異削其事應而不徇漢儒之論此

志五行之得體也唐五行志不載漢儒之馬遷考經星常宿織悉論俱載武德以來蓋應之

不遺為天官之書天官書歷星經星諸宿班固因遷舊說而

志天文晉史因之隋史又因之歐公獨以一代天文災異者從事

考武德以來其星為祥某星為異而不泛言彼蒼之象此志天文

之得體也唐天文志此遷之論歷代歐之論一代其沿革大旨

微矣哉又嘗攷遷史之紀傳世家矣子長以事之繫於天下則謂

之紀秦始皇已并六國事異於前則始皇可紀也項羽政由已出

且封漢王則項羽可紀也孝惠高后之時政出房闈君道不立雖

紀吕后亦可也子長亦事之有大於列傳則係之世家夫子在周

則臣道在後世則師道故以世家別之陳涉在夏商則為湯武在

秦則為陳涉故以世家係之蕭曹良平雖曰通侯而勳烈冠於群

后皆社稷之臣則亦列於世家也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

於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於淳子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

附于老子以申不害附於韓非別異端也他如僥佞酷吏日者龜

策滑稽貨殖游俠皆為當世而發吁有旨哉至唐之紀傳視遷亦

不多遜紀太宗而譏以牽於多愛之言非妄也蓋得於讀等慈之

碑等慈寺碑等慈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實建德乃於

於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此也紀武宗而責以好惡不同之語非

誕也蓋得於讀會昌之文會昌投龍文余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

服案以求長年以此知非明知不惑者特好惡不同尔及得會昌

益以不謬言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沒其事今乃書其實蓋以明

忠臣之義陽城諫延齡之相舊史實於隱逸今乃列於卓行蓋以

表君子之功入秦系於隱逸出劉普於文苑皆所以示揚善褒德

之意新史紀傳有條不紊亦所陽城其在隱逸今書之於卓行亦

之意昔人不傳今書之於隱逸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

之意昔人不傳今書之於隱逸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

之意昔人不傳今書之於隱逸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

乃善之所以明君子之節太宗拒魏謚之諫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乃不書所以掩人君之闕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高智周勃直而繁之於文苑以吳叔之忠義而繁之於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繁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繁之以於外戚以陽城之方技是累其大行而取其小節此舊史之失也此遷史唐史之紀傳世家真得褒貶直筆是非公論歟嗚呼世無馬遷無以示後人作史之例世無歐公無以洗諸子作史之陋然自固而下亦不可不辨也且以言其表則王子侯表遷則斷自建元以武帝始有分封之制也而固則自高文以來叙之何昧耶請始今諸侯王子作封侯表王子侯表不始於建元自高文以來皆表之亦公卿官表遷則係以大事以驗大臣賢否之職也而固則削去不錄止書拜罷年月而已何畧耶遷中作漢史將加名臣表上表載官制公董下表載拜表年古今人物表以區區一夫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賢聖愚智之差等又何其不知量耶固作古今人物表分爲上中下以言其志則高祖之創南北軍武帝之置羽林軍此一代大政也固則不志兵使節度無所攷光武之三十稅一和帝之縱民煮鑄此一代之急務也固則不志食貨使豐耗無所稽西漢無食貨志東漢無食貨志

志郊祀者不計巡幸里數之遠聞見錄舜歲而州四方以十二月至常山嶺嶺之漢書郊祀志武帝自二月出封禪又並海至碣石又遼西又歷北邊又至九原五月還甘泉僅以百里行萬八千志天文者反畧當代灾祥之事班史晉史志天文余里才流唐矣志天文者反畧當代灾祥之事班史晉史志天文詳以言其紀傳則范史紀皇后而不知尊卑之分陳漢皇后有紀范烈陰皇后明德馬皇后二國紀元魏而不辨逆順之理魏爲帝紀甚者晉史之紀繆悠愈甚敗晉之亡也且有齧墜三山鯨吞九服之言即協夫歌詠之辭敗惠皇之失御也且有溽暑之氣方聞滌蛙之音罕記即協夫表奏之語此諸史著紀之失然也並晉紀云云固論蕭何之理家而不思託載之反覆聞見錄蕭何傳先言民固論蕭何之理家而不思託載之反覆聞見錄蕭何傳先言民後出賢師吾儉其反覆不可信如此論釋之之不調而不思表傳履歷之乖誤洪邁續筆漢書紀傳去表矛盾不同非准一表所載文帝即位二年釋之爲廷尉事景帝則則景帝是時以忠董宣一年凡歷十三年不得謂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陳壽以忠董宣列於酷吏之儔以直諫鄭衆列於宦者之徒董宣在酷吏傳首傳有傳首壽因私忿未復而嘗諸葛瞻之失陳壽以忠董宣

米不獲而不立丁儀之傳壽問丁儀索米當立他如南北紛

錯陳隋乖謬蓋未能縷數者此諸史立傳之過然也世之好議論

者曰蘇子由古史之作而遷史無直筆蘇子由作古史吳縝糾謬

之出而歐史無全美哲宗朝吳縝進唐史糾謬九二條自相傳

五平月時世差互五六官爵姓名謬誤七世系鄉里无法八尊敬君

義例不明十二事狀叢復十三宜制而反存十四當書而反缺十五

有可疑非是二十往往以微失細過吹毛求疵噫亦苛矣議遷史者以

遷之妄述宰我常從田常而不知左氏所述闕止爭政之由田常

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何羞之嘗疑田氏不敗元緣被殺若為齊君

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不敗元緣被殺若為齊君

亦字子我謬誤如此又穎濱文太史公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

田常作亂夷其族孔子耻之余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不至於

闕止爭政闕止亦曰子我之也遷之妄稱子貢一出變易五國而不

知左氏所載伐魯伐齊之故亂齊破吳強晉伯越子貢一出而存魯

而非子貢九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誤為子貢之說而

信之且遂以是為遷史之失嗚呼蓋亦究史遷傳信之誤乎蓋遷

承秦滅籍之後左氏不立學官經傳無傳始誤於游說之辭若後

儒知其闕止爭政知其伐魯伐齊者以左氏歷歷可據也遷何尤

焉難左氏不立學官經傳無傳始誤於游說之辭若後以穎達

之字傳云仲達碑云冲遠字畫之訛也集古錄云穎達碑其文

以正勝傳之誤不疑以冲遠為冲遠以冲遠為冲遠其字全可

之訛也蕭嵩不平及卒葬九疑嶽元元年海書唐書傳云光輝素古

而碑云在記此碑元宗自書不應誤碑為是其傳子儀則不書微

時之所征討姓郭子儀木儀高參文其序子儀功業不其詳而載其

耶所傳不見本末西突厥百平定各不書也然唐書有外密處月朱

所記遷史不知何所據也其傳張烈則不書大小數百戰之功中

謀才力亦有過人可以節然而大小數百戰屢獲勝其智遂以是

為唐史之誤嗚呼蓋以致紀傳分撰之始乎蓋歐公所修者紀志

宋公所修者列傳時慮其體不一命歐公修而一之公受命而退

一無所易見公愛人以德也公何病焉若夫子由吳縝所作是又

前輩互相正救之意不然温公作通鑑猶自為考異三十卷則作史安有無遺論歟此二公非所以短司馬歐陽止所以愛司馬歐陽也

論詩

觀詩之為美為箴原於虞廷君臣之詠觀詩之為譏為諷原於夏人昆弟之歌嗟夫周詩三百蓋經聖人手也一歌一詠尚有源流則後之騷人墨客與盟詩壇者其可不祖風雅之躰乎是故詩言志歌永言後世效之以為歌一曰風二曰賦後世擬之以為賦吟詠情性轉而為吟故嗟嘆之易而為嘆自詩變為樂府之後孔子作龜山操韓文孔子以季相子段文伯奇作履霜操伯奇作履霜操尹吉甫子作龜山操樂諫不流於世龜山而作操伯奇作履霜操尹吉甫子或憂或思之詩自詩變為離騷之後賈誼之吊湘賈誼在長沙揚雄之畔牢愁本傳即或哀或愁之詩九此皆詩之軀制源流也振驚三言之所起閔閔睢鳩四言之所起維以不來懷五言之所起魚麗于習魴鯉六言之所起交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所起我

周詩之句

詩家失周人遺意

補明人遺意

不敢效我友自逸劉馮事始云詩二字至八字皆自毛詩如我友自逸之類五字若若謂全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六字若若我於我若節南山云我不八言之所起注見上九此皆詩之句讀源流也然自已刪之後詩雅蕭條有如蘇李之高述嵇阮之冲澹曹劉之豪逸謝鮑之清奧徐陵庾信之靡麗華藻白樂天柳宗元之放蕩嘲然此數子非不可與言詩嘲詠風月亡禪風教夸耀煙雲無閑政體其視詩人愛君憂國之情無有也此邵康節謂其刪後無詩宜矣御康節詩云頂信居元雖然諸葛武侯出師一表尚有傳說訓誨之辭陸宣公論諫之奏猶有孟子仁義之談孰謂周詩以後絕唱寡和之甚邪愚嘗謂晉之淵明唐之杜甫非可與刻繪者例論當以古人求之可也且淵明處世優游自適桑栗里間得酒輒醉蓋不可以名利羈絆故發而為詩和平自然無纖毫累大美元酒淡乎無味一唱三嘆邈乎希聲隱然有至味至樂之妙讀命子等詩虛靜平淡有孤鶴任風之態歸去來一辭蕭然物外有閑鷗忘海之勢至若自晉以前皆用義熙年號入宋以後惟書甲子

杜甫
得詩
人意

借
明
論

歐
公
抑
南
駁

湖
明
詩
有
補
風
教
杜
甫
詩
憂
君
憂
國

楊
公
詩
大
忠
雅

歐
公
詩
公
類
敢

並見陶淵明詩集 讀之者自能扶綱常於紛亂之餘起風教於陵

遲之後豈可以後之詩論耶杜甫流落劍南放散阮湘往來夔陝

之間奔走寇亂之際飲食言笑歡愉嘆戚無一息而忘夫君北征

之篇蓋倉卒問家室而作也使或者處之對童稚語妻子他不暇

顧而終篇諄復惟及國事山谷喜之謂退之南山不必作登慈恩

塔寺此正陪諸公遊遨而作也固宜笑談戲謔傲視八極以樂其

心而措意立辭意在言外荆公謂其譏天寶時事則其憂國之意

果何如哉杜詩注杜鵑之詩忠愛之念天地實臨北征之詩忠

毅之色秋霜之嚴與相舟考槃之詩異辭同體豈可以後之詩論

耶杜詩世之論者謂韓昌黎以淵明嗜酒有所托而逃者似未

許之不知退之當元和之際思欲致君不幸有嶺表之行故進李

杜而退淵明亦愈自論之言又謂歐公平生不愛杜詩必有短者

不知歐公方唱古文以抑末季不好杜詩所以權時而救弊也詩論

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東坡喜淵明詩不然東坡喜淵明之理

鮑粵惠州嶺 山谷亦以子美之詩為靈丹一粒何耶魯直謂子

細和淵明傳 噫金屑雖貴着眼成病文章雖多於性有害論淵明之

詩當取其有補風教論子美之詩當取其愛君憂國外是不論徒

工於文墨章句間豈深知二公哉陶杜之後而得美刺箴規之旨

吾於楊歐蘇黃見之夫自宋興以來名公鉅卿馳騁翰墨固不可

一二數求其備政治裨風教者四君子有功焉揚文公超出於岐

嶷幼稚之時觀其願秉忠清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則知有致君

堯舜之意揚文公年十一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開詩立

讀其介推母子伯夷兄弟之句則知有綿上首陽之風異時范

文正公因文而知其道至躋之大雅大忠之列可見矣文正公

曰昔王文正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天下謂之大忠極密扶風馬
如金石則公之正直此三公一代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
道其正可知矣歐公以歌詠為諷諫之首其曰玉輦經年不遊幸
上林花好莫爭開節盤遊也其曰君王念舊憐遺族當使無權保
厥家抑外戚也高宗時禁宮禁門戶於除所祝之祥異時作者不
過道德歌福而巳至備乃中含規諷實讀修之詞有曰陽進升君
字陰消退小人勸上以用威斷也有曰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

蘇黃
得計
異之

東坡
詩得
明於
山谷
詩得
之世

字字
不可
為怪
鑿

古今
文字
異所
以

好莫爭開勸上以節盤遊也亦有曰聖王本无声色感宮花不用如
折花猶上以遠女色也於温城皇后閣乃曰君王念書於讀漢當
使九推保厥家又有所謂焉是時温成薨上念之不異時蘇公以
已其林父克佐且將用矣公議未然故脩因是申謝異時蘇公以
犯顏敢諫為公之文確矣蘇軾序歐陽脩之文曰自歐陽子出天

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長育成就繼而蘇黃間見疊出蘇之
至嘉祐未号称多士歐陽之功為多

正節勁氣傲雪凌霜黃之風韻灑落光風霽月見道李傳按門則

形於歌詠尚可想見英風清節之美是中惟可飲醇酒意則在於
詆新法閑送吞溪入太湖意則在於譏水利見坡詩集嗚呼沔彼

流水不在於水而在於規鶴鳴九臯不主於鶴而主於誨蘇公之
詩蓋得比興而為詩也東坡跋漁父則取其清新婉麗之作東坡

跋山谷漁父詩云東坡送孟容詩則起堅城受我降之語山谷

太白詩深矣未必暢山谷之詩蓋兼數子所長而為詩也故論東
坡之詩為得於淵明論山谷之詩為得於子美誠至論歟噫聶奕

中四月賣絲五月賣穀之詠或者猶以周詩許之聶奕中詩曰四

賣新谷醫得眼前看况晉之淵明唐之工部我朝之揚
頭肉或謂有二百篇之旨

字字

王荆公之辨字說以觀為鶴以雅為鷗君子以為怪聞見錄東坡

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君子以為鑿筆煥王聖美治字字字其

者閱字未盡偏傍固世儒所不予而苦於奇字或者議其艱深以

不識字而見譏者固不足道而人夸其多識且以為終身之恨此

荆公聖美之說宜夫君子不與也夫古者虫書鳥跡象形拍事凡

假借傳注姑以代結繩記遺忘耳故其字有省又有借用後世皓
首點畫勞心偏傍好異過奇往往以已見合古文故其字有篆隸
之變有傳寫之訛此古今字文之所以異歟疆可為強則如記南

字字

詩用古字多異音

沈存中不曉詩韻

後集不廢古文

沈存中不曉詩韻

聞韶音不知肉味知肉味錄今世所傳字于登裏以爲作存三月不
 思日替替襄哉二先生蓋出新意也說者且以三月之近音子曰
 之曰近日月之日疑其爲不知象嗚呼先生所讀者古文所論者
 古意豈若俗儒腐唇於篆隸間哉是時字說方熾先生極力排之
 必不蹈或者之非愚意必有源流不可以私見議先輩也東坡書
 又時王荆公作字噴蒼頡之制字蓋以閔天地參造化也天不畫
 兩市妖夜哭萬物由之以著綱常由之以立百官萬民由之以治
 則古文誠不可廢矣惜夫後之諸儒寡識者失之愚過奇者失之
 鑿必如楚子因止戈爲武以知武之非已功晉伯宗因反正爲之
 以知鄧都之必可伐因二蟲食四爲蠱如醫和知晉侯之疾因多
 有二首六身如史趙知絳老人所生日數之積並左傳庶無失古
 人制字之本意吁此唐人所以設明字之科有以夫

字音

昔前輩沈存中之論音韻也曰玟與李異其韻而詩則協投我以

木李報慶以瓊玟梁與慶異其音而詩則協黍稷稻梁農夫之慶
 求其說而不得且謂意別有理也沈存中筆談音韻之文字自沈約
 始我賦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玟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
 始我賦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玟或群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
 曉古詩之詠况後學乎然嘗觀上世之書易近世之詩歌皆有叶
 韻者而後知詩無有不叶第古今之字異耳音韻異耳以今字而
 會古音則律度不諧宜其差以古字而尋古音則宮商相應宜其
 叶蓋詩之言其字多與音異者字古也字古則音亦古也如言題
 彼春令則題音大叶鱸鮪發發則發音補末若泉源在左佩玉之
 難以難之音爲乃可清又在彭駟介旁旁以旁之音爲補彭說一
 字也曰與子成說曰不可說也又曰召伯所說莫一字也曰維葉
 莫莫曰莫其德音又曰歲聿云莫夫同是字也或通用或借用則
 字古而音異也多矣謹註豈有古者塗歌里詠之言如是不叶哉

字音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音用古

且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則曰明曰良曰康不同韻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則曰行曰慶不

同聲也借曰明之於良與康固協鄰韻而行之於慶烏得而協耶蓋廣韻中以慶音卿若班固賦東都用慶字與成叶班固東都賦

周成永延長揚雄草太元用慶字與疆莊叶往往比而用之則知古人蓋用古音也太元居卦次二長勿序序子克父則曰子克父

平此猶曰居古宜用古也高馳兮冲天差愈魚兮秋兮天與人韻異也以音推之天之反鐵因也屈原非用古音耶離騷皎皎霞外

徒萬乘其如脫外與脫音殊也以音推之脫之音退也德璋非用古音耶房中歌曰象來致福多與國叶漢郊明堂詩曰允懷多福

亦與職叶班固聲若相遠也以賈誼疏觀之福之音福則漢人非用古福音耶不特此耳韓昌黎最後出者也濃墨大字作元和聖德之詩既韻於雨而旁見疊出或曰漁魚雅雅又曰濡及

九有此詩配吉甫而作是必不苟然者母乃退之強強得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歟非也退之

平日所習者皆古文故其所作者皆古音韓愈詩曰皇親焉及九有云云作爲歌詩以祀土音噫後人著詩猶或相叶矧所謂古之詩者乎嗟夫尋古人之音不能求古人之

之字反以沈約四聲西域七音後來紛紛等作以強律之古豈不過哉然嘗論古者字音之失有由矣變於四方言語之不同數矣於諸儒之識

之不廣南方之都音諸注其音諸音宋人以來音離左傳宋人齊有焉齊音亦出公羊音以居爲姬音何是注音以但爲地

在魯有焉魯音亦出公羊音以爲蜀蜀何訛也郭璞子方音曰蜀也吳人稱

浦爲步韓碑有之韓文碑步浦夷人以龜茲爲丘慈或爲屈

沮漢書言之漢書音屈沮此變於四方言語不同也白樂天

題座隅詩曰俱化爲餓殍殍非字也而押之可乎杜牧杜秋娘詩

音用古

鑿不
儒不
廣

近世
語不
同

近世
儒不
廣

歷代
皆不
後

漢唐
後
不

曰厭厭不能飴飴乃錫也而訛之可乎以中筆後說唐上八人傳

如白樂天題望御詩曰俱此為賦聲聲字作字作押韻杜牧吁音况

于古也而楊雄賦翰林主人曰吁顏師古乃鑿而音于本傳注悟

音訛胡反古也而張良傳贊魁梧項籍傳枝梧顏師古乃鑿而音

悟並本傳注此鑿於諸儒學識不廣也嗚呼孰知方言之變諸儒

之鑿其弊猶循習於後歟閩人之舉進士也詩試省題至以高與

歌同韻此見四方言語之失如知首試考官取一卷省題詩以高

考官亦關人蓋閩范景仁之舉進士也詩用彩霓考官以沈約郊

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為入聲而黜之此見後儒學識不廣之過景

上少李在士善文楊雄師之參故王公高武李士虎詩用彩

霓字李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為入聲靜景上虎詩用彩

珠不知約賦但取平聲也噫安得昌黎諸人與之論古者哉嗟夫

深於音字方言世儒所師楊雄閱字未盡偏傍識者譏之信矣夫

音韻之學不可不講也雖然君子寧為范景仁之從古者毋為沈

存中之疑古韻寧讀費元公之音辨母讀王荆公之字說

存中之疑古韻寧讀費元公之音辨母讀王荆公之字說

易著家人詩首關睢嗚呼聖人作經何拳拳於此耶大抵官庭雖

隱風俗收化寡妻是刑邦家所關故私謁不行則椒房無預政之

嫌外戚無竊柄之弊而朝廷清矣嫉忌不生則禁密有肅穆之風

子孫有眾多之慶而本支強矣晏朝有箴則無宴游荒豫之習無

聲色嗜慾之好而君德進矣舜之歷試不在於親總萬機而在於

瀉汭之化書舜典禹之典則不在於予臨兆民而在於塗山之德

史記文王姜姒太姒所以成肇造之基毛詩宣王得助姜后所以

致中興之業史記噫盛哉推原其由古者彤管有史雅頌有訓毛

詩以象宰總內朝之政宰夫任官教之職周禮天官是以無後世

干請之私奢縱之過竊弄之失者職此之故也自閔睢之化不行

內庭之教不講而一家之紀綱視昔有訓焉漢自呂后之橫不能

制政出房闈而產祿有封王之僭呂后自謹夫人同坐之禮不

能正袁盎傳尊卑亡度而倡優有后飾之習賈誼逮至末年許

史專寵鳳奔竊權染指漢鼎舉朝不問而漢之宗社危矣並本朝

唐自昭儀立后革命為周而諸李有殲滅之禍高宗立武昭儀為

昭儀

我朝皆賢

后未嘗以得私

后未嘗以得入

宣仁有謙

不許家恩澤

啓謀革命... 宗室... 宗推恩元舅太后持其制不下... 高氏舉故事加恩太后... 此猶可也

無章而五王有就戮之慘... 漁陽擊鼓動地而來而唐之國祚殆矣... 祖疏唐之風俗至有婦駕其夫之失伊誰之咎... 然則家人之

卦關雎之詩其有補於風教也大矣我... 常齊家以人倫化天下內言不出於外私恩不容於公蓋與唐虞

三代比隆焉漢朝椒房恃寵至有戚里撓權之患... 聖朝杜絕私情高氏修宅請置落火太后因戒二高不得干請是

后後未嘗私請也... 所當留是后後未嘗得入也... 有昭容之位聖朝內外整嚴曹佺至老視疾禁中太后曰此非若

所當留是后後未嘗得入也... 出上冊命太后文德親受舊典可援也而宣仁自謙故只就崇政

宗推恩元舅太后持其制不下... 高氏舉故事加恩太后... 此猶可也

不預外庭... 建立長秋東朝降詔故事可遵也而顯仁后自謂

宗推恩元舅太后持其制不下... 高氏舉故事加恩太后... 此猶可也

裁損... 高氏舉故事加恩太后... 此猶可也

大防曰... 此猶可也

有詩
之

孰知元后賢德維持宗社其功尤大歟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
之常乎而昭憲切然遠慮且曰四海至廣必立長君是言也不惟
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杜太后問太祖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者
然政由柴氏使勿兒主天下羣心不附故爾後周有長君汝安得
至此汝後當傳位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上曰
不如此母以子貴豈非家庭相慶之時乎而昭憲愀然不樂且曰治
得其道此位可尊是言也不惟子孫鑒之而天地亦臨之宣和
得氏太相既即位拜后於堂上穿皆實后愀然不樂左右曰臣聞
身兆鼎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取則求為不特此
匹夫不可得是吾所憂也子其勉之太祖再拜曰謹受教不特此
耳元祐初元正小人祠隙之秋宣仁召申公於外郡起司馬於散
地拯溺拯焚革弊去姦諂然有慶曆之風此其功為如何元祐初
垂簾召申公相司馬尺華與宣仁建炎渡江正國祚綴旒之日隆祐
弊政一時政治人謂有慶曆風

齊家

有和
之

夫子述詩上起關雎鵲巢之風而下終於陳靈之亂序書本於父
子之底豫而慨然絕筆於秦襄不感其為靖之師噫聖人品節裁
成所以立國之規模何其正大深遠耶蓋宮庭衽席之微而係於
邦國都鄙之治父子兄弟之倫而關於上下內外之分推而至於
國可以安治而無憾極而及於天下可以平靖而無隙變故而
能移危疑而不能亂此六經之格言孔孟之大訓三代聖人之家
法也愚嘗誦五子之歌讀盤庚之書深切有感焉夫以太康洛表
之政十旬弗反神怨民怒之時也而五子者方且憂懇惻怛不忍
自利至援萬姓之仇以身當之而不辭盤庚遷都之舉安土重遷
民咨嗟怨卿士浮言之日也而王宮宗室貴后之寵者顧乃從上
所命而不煩片辭之告戒是知禹之立夏湯之造商專以齊家為
本其純粹和輯之風乃至於此歟文武造周此意尤厚麟之趾振
振公子重宗族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友兄弟也思齊不瑕樛木
無嫉嚴闡教也典禮以維之雅頌以播之仁義禮樂以化之異時
我周東遷晉鄭焉依左傳姜后脫簪輔成中興史記皆祖宗家傳

有和
之

漢唐

我朝父子

言行傳

我朝父子

言行錄

子孫世

之法吾觀三代有道之長久安長治昇浞稔亂而不叛商都七遷而不擾春秋戰國綿綿而不絕者蓋對越之義常尊而肅穆之風不絕也至漢歷唐此風泯如漢自杯羹之語一形削滅恩義而父子之倫缺高祖純呂后之橫莫制紊亂舊約而夫婦之義乖呂后

誼傳子第殺父兄妻殺夫一歲至數百人中興名相以為不可一日安者魏祖傳國之不亡岌岌哉唐自兄弟不相忍而踈血於禁

門父子不相安而逼奪於神器太宗紀唐之子孫無所取則子攝兵叛其父太宗太子承乾廢謀變事臣專兵叛其君此之變婦

駕其夫而兄戕其弟韋后凜凜然自立於危亡困厄之中尚何取於憑藉扶持之法哉前輩謂漢大綱正而眾目未張唐眾目張而大綱未正程氏云云愚謂唐之大綱固未正也而漢之大綱又安在耶惟我宋立國大體兵力雖不及於漢唐而家法實無愧於

三代是故傳授一語鬼神森列金匱藏書千古不磨神器大寶舉而委之不啻脫履然則太祖太宗之相授堯舜揖遜也

侍天顏自怡冒雨扶駕孝心不已冷泉堂詩之岐萬機之暇父子杯酒相屬則高宗孝宗之相得王季文王唯諾也

朝虎闈有訓世世不忘親近儒臣之時多昵比嬖倖之時少賓護名賢歷陳忠孝

師傳重任深戒順從長編至道九年太子如師傳之儀

則見於太宗之世明良有箴副以詩歌

世有哲王也聖朝宮禁嚴密出入整肅內之風百不傳於外外之

此世
有也

國世
無世
習

論

呂氏
論我
朝家
法

周家
以睦
強

漢初
敬宗
之厚

請謁不通於內宮人服銷金以迎駕真宗却之貴妃衣蜀錦以待
宴仁宗責之長編此閨門世有哲后也 聖朝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慮肺腑之怙勢而不授以政慮薰腐之挾寵而不假以權駙馬
宗慶求為使相王曾執議不可天聖四年仁宗問馬都尉曰先

帝時石保吉觀威信皆歷行陣有宗慶求為使相何如王曾曰先
功晚年方除使相之任豈容私情官官王守忠求為節度梁適死

爭不已王守忠疾求為節度使梁適曰臣官無除直利史見身即
內官為節度死有此國家世無倖習也我 宋家法之善堯舜三

代而下誠未之聞也伊川謂二代之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
誠至論也然伊川所言歸本於大體以忠孝廉耻為之綱紀故能

如此伊川之言信矣伊川語錄嘗觀三代之後本朝有超越古今
忠孝廉耻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祖開基規模自別大綱不

耶然微仲所言推原於家法最善歷舉其事親事長治內勤身之法
微仲之言驗矣元祐八年上讀寶訓畢曰大防善治日祖宗家法

厥孫謀以燕翼子祖宗有焉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今日有焉
睦族

周三王業何以興吾觀麟趾而知周之所以興周之王業何以成
吾觀行葦而知周之所以成麟趾之信厚不惟公子而止也而且及

公族不惟公族而止也而且及公姓何其才之多也行葦之親睦
既肆之筵矣又設之席既設之席矣又授之几何其恩之厚也然

則周人之過曆有由矣是故版蕩之餘常棣缺矣而共和行政周
召是賴荒煤之習角弓作矣而我周之東晉鄭焉依綿綿葛藟在

河之許兄弟之義何在也而糾合宗族以蕃王室載之麟筆班班
可攷焉噫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至文武成康已遠而周以宗強屹

若磐石君子是以知同姓之有功于周歟自周以後享國長久惟
漢唐而已然其始固有周人封爵之典而其後不免蹈秦人孤立

之失此吾有感於世變也方漢懲前日之弊大者既嗣世而襲封而
其苗裔支別則置宗正官以糾合之此其敬宗之意厚矣前諸侯

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割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
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 又前百官表上宗正卿掌親屬朱虛

漢至中世則傳矣

唐初愛親之意

唐世中則傳矣

我朝加睦之恩

列侯輝映王室朱虛侯劉章河間獻樂譜系增重亦何負於漢哉何問獻王夫何王子分封之令下而侯國削弱武帝

位自景武間嚴忌鄒陽收乘之徒皆官事吳梁治淮南位自景武間嚴忌鄒陽收乘之徒皆官事吳梁治淮南

宗室元有在京師者至昭帝詔劉辟強共養壯於朝宗室元有在京師者至昭帝詔劉辟強共養壯於朝

時劉龔諸人畔漢獻符者豈非有所激耶師以符命為子時劉龔諸人畔漢獻符者豈非有所激耶師以符命為子

有天下之後親者固寵殊恩疎王爵此其愛親之意厚矣唐有天下之後親者固寵殊恩疎王爵此其愛親之意厚矣唐

江夏定難王牒有光河間立功宗室標的亦何負於唐哉唐江夏定難王牒有光河間立功宗室標的亦何負於唐哉唐

夫何不及再傳而降封之禮已薄九上夫何不及再傳而降封之禮已薄九上

制無別唐宗室世系表制無別唐宗室世系表

豈非有所感耶唐太祖諸子齊至各備豈非有所感耶唐太祖諸子齊至各備

吾觀唐宗室世系表有所謂流落民間甚可歎也之吾觀唐宗室世系表有所謂流落民間甚可歎也之

傳之家法漢唐其可忽諸國朝睦族之恩與周比隆傳之家法漢唐其可忽諸國朝睦族之恩與周比隆

亦與周比隆分王之爵天聖制也奏議天聖四年亦與周比隆分王之爵天聖制也奏議天聖四年

南班之恩景祐制也景祐二年南班之恩景祐制也景祐二年

推恩隆有南班之推恩隆有南班之

公悉于官可乎宰相等曰陸九族克舜之道陛下推恩宗室此新
政之美也又長緒至和二年詔曰任職之官則有考課遷官之法
而宗室不與吏事先朝著格使十八年一近所以隆法示愛也朕
尚念有耆老久次者令中書樞密第其服屬自明道覃恩後目十
年咸與熙寧初元出補有法也始命宗子出補外官封事任列於
有戰之臣此盛德至公之事昔漢之取人不限疎近而宗正有郡
國歲計上籍之文刻向以高才進對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
李程李晟皆為李首今宗正寺不預薦士切恐臣職有所未稱謂
百俾諸教官依園子監外官李例為課試法每遇秋試就宗正寺
數類示優異人其疏封之恩誠篤矣睦親有宅寶訓宗正寺
宅賜名睦親上既建睦親宅徐匡公承睦宗有院睦宗有院
甫願得美名榜秦悼王之宅賜名廣親睦宗有院睦宗有院
光宗即位改意何勤也分賜有銘會要大中祥符三年帝作宗室
為睦宗院意何勤也分賜有銘會要大中祥符三年帝作宗室
海廣詠有詩以御詩及衣弊有差元隆能自修勸嘗曰讀書日就
兩事歲月滋久為益多矣上海情何密也其厚遇之禮誠至矣然
林其好李御書出必令繼和焉睦親有宅
祖宗之意不以是而止也蓋生長侯王之第不知政事稼穡之難
豢養富貴之勢不知詩書禮樂之訓是以記室之除必擇良士訓
太宗以王通從王素舉士元張茂真充諸王府計室參軍謂之曰
諸王生長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士善使曰聞忠孝之道
卿等皆謹路有翅善之命必戒迂儒元職年少尤資訓導善威
行之各宜勉之維行儒猶默然惟性類嚴以
有補益王府侍講謹選德行之人
待講府僚缺員陳襄請擇人

神宗曰如勤修德行為乃宜左右王也在二甲一宮院教授亦須端
細非公事不至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為勸戒宮院教授亦須端
慤之士亦須宗室曰諸宮院教授非止講書經百則善心日長也一

大長宗正之職既有宗正又有同知職原國朝宗正寺掌叙宗
六年詔宗正事長二不專用同姓蓋自有太宗正以統皇族元豐
皇祐二年初置宗正司以寧江軍節度使允路知太宗正事章化軍
置同知各擇一人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皆令開掌治平元年增
置同知太宗正事一外宗正之職既有宗丞又有宗簿我原宗

蔡京中請宗室既許分居兩京輔郡乞於兩京置外宗正司置宗
空之賢晉幹於本州通判職官內選二人兼領承簿中丞南外置
有宗司乾道七年省紹興宗司肆行在置四門宗司則畏心日

生也夫示之恩寵以養其身加之訓督以養其心則陶和毓粹皆
漢河間唐江夏也自今觀之其勤於學問則有手抄經史百家者

與國團練使德文少好李凡經史百家手自抄工為文推上以其
刻所如諸生嘗因進見賦呼之曰五秀才由是宮中悉稱之上街
祀德文奏賦源有上詩賦十卷者寶訓夏棟擬詩賦論十卷上

好事亦朝廷美事命有以文章第進士者寶訓皇祐中叔祖所為
及第入謝上曰宗子好李无幾尔獨其忠於規諫則有所獻多忠
以文章得進士第前此宗子无有也其忠於規諫則有所獻多忠

言者論經藝王病上親至內屏入語父之所獻多忠言有所上

言者論經藝王病上親至內屏入語父之所獻多忠言有所上

閔治原者寶訓右神武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上曰宗諤有論新法而感泣者寶訓祖宗所行善事而為善意在規諫亦宗室之良也

怨之者衆不若出之於外帝曰群臣推安石能橫身為國家當事初王位曰何至其嚴於律已則有自奉儉薄者從質奉已儉薄

是皆不樂而罷有性謹寡慾者荆王元儼多蓄書好為有事親至孝

動以方計者蘇氏好方書每歲以錢十餘萬為藥以施疾者母死宗保歲歲

為之每制藥至若國步多艱之秋策勳社稷中興有光伸威夷狄

聞者起畏屹然有宗強之勢此尤為宗籍之榮也信王忠義堅如

金石擊虜慰民兩河響應猶繫人心於如綫中興本末二聖比符

秦至慶原府道歸趙邦傑馬曠率兵擊虜奉信王為首兩河響應所致哉噫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上人之責也懷德惟寧宗子維

城此臣下之責也威曉

周因申伯而威曉始有任職之選是時也以賢而不以親詩秦任

穰侯而威曉始有竊政之弊是時也以親而不以賢穰侯太后之

政用事嗟夫拔援肺腑未免縱侈之習依憑城社或有專

恣之權苟不痛懲力革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漢自呂氏顯權

產祿怙勢白馬盟寒爭疏王爵稔成比軍之變呂后紀及王陵陳

平傳王氏根據莽鳳長好垂誕漢鼎李朝不問卒致篡奪之患王

莽傳此雖呂王之罪亦漢人抑制無法也唐自三思鄒夫怙恩昭

儀氣使縉紳勢傾朝野於是有諸李熾滅之禍武后高宗立為昭

唐
威
曉

政武三思曰橫後武國忠小人托愛貴妃中外傾附倚為太山於

是有胡雛唱亂之兵揚國忠以真妃故為右相公卿以下莫不震

山耳初安祿山以李林甫校撥故畏服此雖武楊之罪亦唐人寵

任大盛也推原其由其亦秦人作俑之過乎嗚呼寶長君少君其

質甚美彼灌絳猶選士之有節行者為之師傳寶嬰傳東都

四姓小侯立孝且拳拳於姻戚之教後顯宗立四姓小然則外戚

其可無訓導裁抑之法歟嚴矣哉國朝之法也魏咸信更歷行陣
本功臣也而晚年方有使相之除天聖四年上謂輔臣曰駙馬都

國朝
令感
賞

國朝
戰威
罰

椒房
無私
心

椒里
無貪
態

曰先朝石保吉魏成信皆歷行陣有勞晚年方除
使相將相之任宜容私情上曰卿等可召論之
聲本賢守也而當時且斬鄆州之命治平四年十一月知潭州向
傳範改知鄆州諫官楊繪言
故授此非緣外戚止曰諫官如此言甚善可以止他干請也其各
於用賞如此不獨上之人為然張堯佐遷宣徽使包希仁抗疏力

爭皇祐二年三司使戶部侍郎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准康節度
使景靈宮使又加同羣牧制置使知諫院包拯乞追還恩命王
宰正為中丞亦言堯佐一日而除四使又賜二子科名不當以後
官疎簡庸庸常之才過受寵渥不報率正留百官班庭爭幸佐亦併
宣徽景靈使乃詔曹佺拜中書令呂公著執奏不可元豐三年上
李士貼麻處分

亦然也社彥圭販易免征未害也至有鄱陽之行饒州防禦使杜
遣親吏於秦隴間市竹木過渡免其弄既至又多其直王繼勳或
市於官即責被饒州刺史彥圭乃昭憲皇太后之姪也

有戕暴未甚也且有登州之貶王繼勳孝明皇后之親弟官至彰
奴婢削奪官其嚴於用法如此不獨上之人為然思永有過有司
奏之紹興元年宰執奏有司勸到為造告身事連知閣門潘士曠
落職宰臣論之紹興二年宰執奏戚里高士曠乞落階官及差遣

近親故優異之然不可不察是其臣嚴於用法亦
假以恩釋今後官之家未有過保義則者

然也用賞既吝則驕汰之習敢用法既嚴則敬畏之心生君臣上
下更相告戒其為慮遠矣不特此爾自古椒房未有不私其親今

也外家有求高后手札曰二高不得干請也英宗宣仁皇后高后
母兩國太夫人入謝且請置備火一鋪高后元舅加恩太后回諭

曰外家不可增長也元祐七年三省言景祐七年李用和等設官
抑畏如故事何曰外家恩澤力欲裁損可又增長乎高后曰此
事也又不特此耳自古戚里未不自榮其家今也李遵勳奏請

納祿力辭錫賞附馬都尉李遵勳屬疾奏請納祿王貽求求罷輔
政欲遠權利至和元年極密使彰德節度同平章事王貽求數以
常遠權利歸第則杜門噫椒房抑遠裁制既無私親之心戚畹謙
謝賓客人稱其謙靜靜退托復無貪祿之態宜乎陶和毓粹折節卑禮有古人之風歟

新彙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九

后集

新箋次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后集

勸農

周重農而勸

農人多

漢益官農

措建不能正經界

嘗觀諸詩而知周人重農之意厚矣詩曰曾孫來止以見君尊之

嚴出入田畝而不為屈也又曰嘗其甘否以見田畯之官相忘豆

觴而不為耻也夫柳風沐雨莫勞乎農沾躰塗足莫賤乎農周之

君臣從事於稼穡之間交孚於閭里之所則當時為農者安得不

相勸勉哉然周之意不止此也天子所命者農命官所先者農朝

廷所加惠者農官府所分作者農下至州鄉閭巷婦人女子賤隸

小夫歌詠讚頌亦無一不在農者噫盛矣夫自民不里居農非前

世之農勸相之方視為末務去而為游手棄而為末作散而為諸

侯之食客聚而為山澤之盜賊漢復古意多方勸率免其租以優

之暇賜民設其科以貴之勸之種麥仲奇論上曰今農使開中民益種宿麥民未知種麥則

之養苗田及田以老善為田者受田器各耕種養苗春事欲作則田務正殷則不行發

鑄以耕種之器終軍傳春農器也田務正殷則不行發

卒之令發巴蜀卒相加為賦曉諭百姓以發卒至其法之最良者

則自天子而下無不以農為務躬耕藉田率勸民耕天子勸農也

征和四年上耕于鉅野又昭分府計史告郡勸農宰相勸農也

官志注漢禮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為大司徒郡國司農諸

丞部州分勸大司農卿丞十三人少府水衡各置農官則九卿勸

農也前百官志水衡州勸農丞事少府水衡各置農官則九卿勸

博士巡行舉奏野荒則監司勸農也武紀元符六年分遣博士

詩者渤海太守勸移田南陽太守出入阡陌則州郡勸農也臣為

古未遠之日不能正其經界均其田里或為外戚之所占帝舅紅

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草田數百頃類有民所沒少府

上室間之遺承相史按驗發或為豪民之所侵陵分田勸農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有由也噫自漢以後世道愈趨經界

之制固若難行而勸勉之令獨不講乎五代以來民無常業萬目

之制固若難行而勸勉之令獨不講乎五代以來民無常業萬目

五代橫以

上天而農之勤

下而官吏之勤

列聖無不在農

官吏無不實農之

睽睽其不聊生甚至田稅三斗錢氏弊政而兩浙之農病

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實均兩浙雜稅方實均賦出使還

湖湘之農病牛輸稅米四斛牛死九輪謂之枯骨允則除之

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夫田也牛也耕器也蓋農民所恃以為生養

之地暴征虐斂一至於此尚何望其無惰農哉天生聖人為天下

主以務農立國以足食為政凡一毫有便於農者極力行之因王

方賢之請而減田賦因李允則之請而去牛租因呂夷簡之請而

不稅農器也夫惟優農之仁既行則勸農之政得施矣上而

天子之勤相則田中刈麥法駕親視民間機行清問勸渠

勸農置司歲終賞罰見於皇祐

於景德之命景德六年二月丙子權二司使丁謂等曰今諸州長

之令皇祐元年七月司使錢若水等言本朝舊制使臣巡視州縣

天語惻然谷價登五五之數置之左右不志核稿之難民食野豆

念而不在農也又出麻澤蓬實曰民已實此可速賜示之此周官

分井之意爾詩七月之情温乎可相也今之為官吏者果無負九

重念農之仁乎聞有帶勸農之嚙矣木鐸方聞東郊有作不過設

供帳以為園林游樂之舉聞有示勸農之文矣老氓玩視胥吏循

常不過掛墻壁以為里巷無用之物是豈有真情實意哉嗚呼吾

農願無催稅打門之聲不願有酒殲肩之賜願無黃放白催之

文不願有連篇累牘之語朝廷以此責州縣州縣以此寬吾民則

不至為具文爾若夫復成周耕鑿之農無漢人兼并之害則今日經界不可不講也

戶口

戶口
盛衰
係乎

愚嘗歷觀古今民數登耗之由矣自其有兵革之禍也彫耗於戰
鬪之場枕藉於干戈之役而民始不堪其命自其有刑役之害也
根連株繫於羅織之獄勞筋苦骨於營繕之工而民始不聊其生
自其失農桑之業也亡而為盜賊去而為浮屠而民始不安其居
噫可歎也夫世道之盛衰係於夫家之眾寡夫家之眾寡係於君
政之善否此任生靈之寄者可不謹歟夫自春秋戰國而至漢版
籍莫盛於漢之元始戶凡九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漢志元始
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五自三國六朝而至唐版籍莫盛
於唐之開元戶凡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二通鑑隋煬帝大業
四年七月五日戶口總數五十二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此唐之極盛也
吁有由矣蓋漢承累代戰爭之餘加以劉項相持盜賊蜂起轉輸
征伐曾無寧歲觀曲逆一縣秦尚三百萬間者兵起僅至五千其

耗可知也

陳平傳高祖南面曲逆項王問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時二萬今七萬者兵數多士墜今見五千余戶

於是高帝講和親而民始息肩文景勸農桑而民始安業本紀然

而猶未也至宣帝懲海內減半之後極力撫摩膠東相勞來流民

而賜爵膠東相王馮遂封侯南陽守戶口增倍而賜金詔

之倍賜黃金十斤所以元始戶籍之登著此也唐承南北紛亂

之餘加以隋人不綱莠為盜區內劉外夷十耗八九觀隋大業尚

有八百萬餘戶至唐初僅有二百萬其耗可知也唐書元宗初戶口

平高宗承平而天下又安高宗初戶口然而猶未也元宗懲役費

並建之後厲精為治蠲徭給特而免苦役之勞李義甫詳數宗用

之病開元初戶口所以開元戶籍之登著此也嗟夫受民

數者必拜見負版者必式古人重民之意拳拳不能自已也如此

然則牧民者可不加意乎五代紛紛生齒凋弊天生聖人為民父

母方建隆之元年也版籍來上張建隆元年有司請

嚴定陞降據諸道所具版籍

降

論所
知以脩

漢唐
結民
義以仁

我朝
以仁
寫開

心而非小術淺惠所能留此有天下者所深畏也夫自周迄于五
代上下二千年間釐為十有六代惟周餘八百年漢四百年唐亦
垂三百年其餘十有三代乃不能五百載是何脩短如是之杳絕
耶豈非周人本於仁義漢唐近於仁義而餘亦不足論歟昔者周
之興也散財發粟懷民以仁也下車釋囚感民以義也分田為井
教民以相生養也拯救於文武涵養於成康勞來安集於宣王之
世其愛戴當如何耶黍離之歌涕泗欷歔託葵丘之會感激奮發
齊威公意此猶可也末年威王以盟向予鄭而盟向之民不肯事
鄭襄王以陽樊予晉而陽樊之民不肯事晉左傳豈有求而應有
利而為也哉聖人有至公之施而自得至公之報其民亦不自知
其何以使之然無他此皆本於仁義之功也漢高祖之得天下人
皆曰法令章程也君子曰仁義公恕也唐太宗之維天下人皆曰
制度憑藉也君子曰仁義既效也雖遭於武宣兵刑之禍而終不
忘高文寬仁之恩雖罹於肅代干戈之慘而終不棄太宗愛民之
心是故呂氏之禍七國之亂漢幾亡矣而左袒為劉周勃傳堅壁

從漢周亞夫傳凜然有不敢犯之色新莽之篡三國之爭漢幾去

矣而三輔流涕光武紀荆楚雲從荆楚志獨先注如雲猶起人

修長之思漢何以得此哉漁陽之叛藩鎮之強非小變也而河朔

死義顏真卿顏杲卿傳山東感泣天下復為唐陸贄傳奉天之幸

關陝之狩非細故也而戎狄送款京輔掃清天下復為唐郭子儀

李光弼傳唐何以得此哉無他此皆近於仁義之效也嗚呼天下

之生久矣然治安之日少亂亡之日多可嘆也戰國以兵革禍天

下秦以刑威戕天下至漢而有所依曹魏以篡奪取天下南北以

戎狄亂天下至唐而有所歸噫孰知唐亡之後其禍尤慘歟五代

紛紛干戈亂離民生斯時如刈草管向使天不興聖明之世則吾

民其將疇依然我國家強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不如齊楚

事力不如漢唐所恃以為千萬世無窮之基者惟結人心而

已立極以來掃除可矯革命之日市不易肆獨王彥昇之專

殺終身惡之而不用康節先生謂國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

位後三未嘗發一王彥昇專殺太祖終身惡之削平僭偽不戮一人

祖宗
多端
以民

今日
之民
所當
恤

獨王全斌之平蜀暴掠十年廢之而不錄曹武惠初与王全斌同

武惠諫不斬及帛上太原違命勦而絕之可也不殺為誓天地實

臨之開寶二年王師代河東至上黨佛寺上江南奏捷喜而受之

可也而垂泣一意鬼神實聞之城之後必有橫遭鋒刃此亦何罪

此一念也雖堯舜不戰之兵湯武仁義之師殆不是過噫此未見

其至者前代降王皆以逐鹿而不免爭肉之誅前代將帥皆以兇

死而不免狗烹之患前代三恪之子孫屠滅安夷畧無遺種而我

祖宗天地之恩咸使覆育夫豈厚施而求報哉蓋謂吾之立國自

當如此而非以為仁也夫惟吾祖宗之專務愛民也是故養兵雖

驕而終不忍以兵煩吾民理財雖乏而終不忍以苛取困吾民寧

建都於四平無險之地而終不忍疲吾民轉餉之力寧捐金繒以

屈己於慢侮之夷狄而終不忍苦吾民干戈之禍臣下忍於負吾

國將帥忍於負吾法而終不忍如前代之誅戮也嗚呼為吾宋之

民者將何以報之哉霜降水涸涯涘乃見故君子每於靖康之際

觀之為臣者甘受誅夷之慘而不負扞守之節為民者甘從刀踞

之死而不汚腥膻之俗嘗觀建炎之詔曰河北億萬之眾無一人

忍負國者以此而論則我朝之社稷雖傳於萬世猶未足以報吾

祖宗之萬一也今之民心何如哉兩淮之民罷於轉徙困於饋餉

以遺黎之來忠義之附已安者難恃方來者難保是兩淮之民所

當恤也襄漢之閭虜兵踐蹂氣象蕭條戍之兵革死於盜賊呻吟

者未起塗炭者未蘇是襄漢之民所當恤也西蜀之地去天一方

卑郊失守忠義反戈犬羊之侵掠方休鴻鴈之離散未集是西蜀

之民所當恤也內地之民樂歲之禾場方築而富室井之凶年之

四壁亦立而重歛困之凜凜乎朝夕之不相保是內郡之民所當

恤也京畿之民一室秋隘而居之者數家一夫經營而仰食者數

口皇皇乎一飽之未期是京畿之民所當恤也矧邊郵騷繹匪曰

常程疆場多憂已勞遠筭則夫謀所以壯吾命脈者可不加意哉

常平義倉

古今採荒之策多矣成周都鄙委積之政上也漢唐常平義倉之

法次也外此臨期趣辦移民移粟最下也噫激西江之水不足採

對尚寬高職皆乞置義倉即詔行之既而上古王安石論其法安
石原王青苗故言而罷元豐復詔行義倉蔡承禧言二石輸一斗
所取之糧乃令歲旬皆立倉京東西如歲邑法仍所就縣倉輸自
置義倉又縣倉矣又紹聖著令斗取五合即元豐法也大觀初
備賑荒至今有焉夫古人始置義倉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

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於社則有自便之
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為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郡

倉民益相遠而為軍國之資費官知其斂未知其散民見其入未
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矣自義倉不置者倉而知縣倉悉為官
等口皆令輸郡義米既入郡倉吏務用始也縣倉去民猶近厥後三
轉充軍食或資煩費豈復贍民中興以來講明荒政常平錢穀專

委一司而無陷失之弊建炎二年言者謂復常平倉恐常平本法
所係甚大非可他司兼領宜復置常平倉
於慮難前弊又至害民令葉夢得同議夢得等言常平法不日廢
如免役易功亦可行惟青苗市易可罷請選實歷州縣通世務者
為提舉李從之紹興八年李光請罷常平主官官上曰常平本漢取
商昌今豈可以王安石廢之而提舉自可復置庶幾不問失一司

建民騷擾置倉長灘已有社倉之遺意天下豈有難革之弊紹
興二十年建州縣每縣有同曰回源去建陽接境乃范汝為切發之
地去歲凶民社八乘時捕聚張大一李大二復於洞中作過進士
觀按之謂民之易動緣於艱食請于提舉李表得一得米千六百石
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遂置倉於邑之長灘舖民得以濟不復思品
社倉之情意也乃今日常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不惟

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
落少民撞身從事彼知官長皂吏為何人一旦藜藿不繼又安能

扶持百里取采於場以活其已餓之孳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
嗚呼孰知有甚者焉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官自斂

之官自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實
出之官實斂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為常

賦籬頭斛面重斂取贏億可數也愚謂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足
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煖以

濡沫之利樂歲不為蓋藏之地凶年始思啼飢之民何益哉寧願
為不取蠶絲之丑鐸毋願為矯制擅發之汲黯寧願為催科政拙

之陽城不願為發粟賑飢之韓韶則裕民實政隱於常平義倉之
外昔邵先生有言諸賢能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有官守者

其勉之

抑貢獻

愚嘗讀禹貢一書而有疑焉夫西旅底貢召公有戒蓋人主不可

其勉之

有一毫玩好之私今揚之貢金雍之琳琅不幾如漢人耐金之誅

乎武帝八月使諸侯各獻金來助祭也荆之大龜梁之熊皮不幾

如漢人天馬之求乎武帝遣使往大宛求青之海錯楊之橘柚不幾

如唐人貢荔之病乎唐明皇揚貴妃好荔枝命蜀郡貢之坡詩曰

古者以貢為賦正什一便民之法後世常賦之外復求方物此所

以為困民之弊政歟且禹貢之異州獨不言貢蓋畿甸之內

既眾且大賦其總銓桔粟米也是食為士貢之用也兗州之貢蚕

絲豫州之貢絺紵其地則密邇於畿甸焉是衣服亦為士貢之用

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寶玉玩好又次之故貢金

琳琅大龜熊皮海錯橘柚之屬皆為土貢之物也皆憤田賦之輕

也聖人初何心過求哉不然賦出於田貢以其土所宜而禹書總

謂之貢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亦以田賦為貢何耶及周之

衰荆揚貢金之地已陷吳楚金不入貢而天王求之於魯蓋以魯

通於吳豈不失聖人禹貢貢篚之本若荆貢菁茅時屬於楚王祭

不供無以縮酒管夷吾佐威公以伐之可謂知先王制貢之意然

則禹之所謂貢即後世之所謂賦初何害於貢篚歟厥後常賦不

足誅求無厭自夫有耐金之誅也色惡者罰少斤兩者罰列侯廢

黜郡國蕭條而民始墮矣漢表朝節因城五鳳四年坐罰金四

以戶口刑黃金於漢朝皇帝時自金而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前

紀注武自夫有天馬之求也出兵於大宛之庭勞民於西域之國

千戈連年人不聊生而民始病矣見上自夫有荔枝之貢也十里

一置五里一堆兵火催督道運枕藉而民始疲矣楊州好荔枝五

置道途奔走其他貢取百端勞擾萬狀其視聖人制貢之法同乎

否乎噫可歎也漢唐弊政談者厭之姑舍是而以我朝論拜觀乾

德之罷羨餘之詔曰倘規羨餘必務培克是詔也天地鬼神實聞

之大商既德詔曰出納之各請之有熙寧之罷貢物之詔曰所貢

飲食關之無害是詔也千萬世猶將賴之長編神宗即位出諸州

入貢雜云古禮者之禹制未有不若此之繁也夫以天下奉一人此

臣民職分之常我祖宗一則曰罷之二則曰罷之誠以小人乘

人君耳目之欲以市恩竭吾民膏血之利以求利恐恐然有所不

入貢雜云古禮者之禹制未有不若此之繁也

夫以天下奉一人此

臣民職分之常我祖宗一則曰罷之二則曰罷之誠以小人乘

人君耳目之欲以市恩竭吾民膏血之利以求利恐恐然有所不

祖宗不計其

祖宗不計其

祖宗不計其

故祖宗之心其帝王之道數天地之德歟且朝獻有費高宗十一月

日今獻未有程使或多賦以為道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今諸侯

月進有錢德宗奉天之後屬意常賦之外進奉不息漢唐

故例爾我朝場院以餘粟上者有責通監長編光化場院有金餘

粟及石石穀五萬束以上者其各請行常典日轉運以聚歛為

美者有罰仁宗寶訓天聖三年制錄錄二十五萬為美上曰使人無効百姓

何以生乎乃詔改常賦倉官以羨餘獻者有戒寶訓真宗咸平元

若非受納之際則收即是出給之時戒其績易曰損上益下其利

無疆我祖宗有之淡菜有貢唐孔毅以明州歲貢貢瓜菓有獻

寧龍而不納聖政高宗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辛巳進呈御筆批

飲食惡衣服我祖宗有之白雉有詩武日南徽外黃諫白狼

有歌漢顯宗紀外國漢亦為美談爾我朝貢馴犀者還之

時父州進馴犀上曰此犀獻白馬者却之寶訓真宗時父州獻白

不貴異物賤用物我祖宗有之噫無用之物棄之可也而有有用者亦

棄之足用之秋罷之可也而時雖乏用亦罷之且南郊之裡兵給官賜

所費不貲此正聚斂不暇也漕臺貢助郊費且責以為為貪政長編仁宗

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此負政也渡江之始兵連勢蹙所蓄未

豐此正誅求不恤也守臣羨錢入貢且罰以為斂民高宗紹興二年

作賦東都賦寸天入貢杜陵賦詩本詩集使知東坡之詠貢荔罪林甫

而耐伯游豈不愧死乎坡詩謂貢荔枝日至今欲食

廟祀

執經如讎議禮如訟諸儒宗廟之議何其紛紛也論立廟之制者

或曰天子七廟太祖不毀則不在七廟之數王肅曰尊者尊統於

或曰夏之廟五商之廟六惟周有七廟之制上故天子七廟出有

或曰天子七廟太祖不毀則不在七廟之數殊功異德林太祖不

或曰夏之廟五商之廟六惟周有七廟之制毀不在七廟之數

或曰夏之廟五商之廟六惟周有七廟之制

鄭康成夏五廟此諸儒之說不一也然書曰禋于六宗禮曰旅酬六尸一尸發爵六尸旅之則七廟自虞舜已言之伊尹曰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則七廟在商時已備之蓋太祖有大功於天下雖百世而不改其餘則父為昭子為穆三昭三穆以世數次比及親而

遷焉此七廟誠不易之論而曰五廟六廟者非也至漢初三廟隋

文四廟唐自開元以後至為九室十一室其有戾於古制也多矣

因朝張昭奏曰周立七廟清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也漢初二朝

悉不知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真

祖之室階文但立高曾祖林四廟而已言因隋立四廟梁氏而

下不易其法又廟志開元以後常為九室終唐之世常為九代

十一論祭祀之禮者或曰日祭月祀時享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

天子月祭於祖考月祀於廟時享於二祧成云

春禴夏嘗秋蒸冬則有時祭之禮周禮太宗伯祭法則五廟皆月

祭而二祧止享嘗有月祭之禮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

皆月祭之遠廟為祧蓋先王制禮不過適中過乎禮者失之瀆不

及乎禮者失之簡此月祭時祭誠之當之論而曰日祭者非也至

漢日祭於廟時祭於便殿漢郊祀志其有禘於古禮也甚矣論禘

禘之義者或曰禘大於禘鄭康成或曰禘大於禘王甫或曰一祭

二名賈逵此諸儒之說異同也然禘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

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禘而諸侯皆得有禘禘則禘其祖

之所自出如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嚳惟天子有禘而諸侯不得有

禘見後注此禘尊禘卑誠萬世常行之典而曰禘大於禘一祭二

名者皆非也至魯為諸侯禘于禘室故孔子謂魯之郊禘非禮也

其有叛於四代之典已無據矣左傳春秋又禮記大抵後世無定

禮參之聖人則有定禮諸儒無定說質之聖經則有定說用聖人

之定禮合聖經之定說其惟國朝乎立廟之制未定也至建隆間

集議宗廟因唐人四親之說定成周七廟之制是制也蓋從張昭

之請而行之書張昭等奏曰謹按堯舜而皆立五廟蓋二昭三穆

與高祖太祖也商改立六廟昭穆之外祖契古也周立七廟親

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也云隋立高曾祖四廟而唐

也至元豐中朔月合五廟而行月祭四孟合七廟而行時祭是

釋奠
所以
子

漢唐
宗夫
子

國朝
先
師

武德二年始詔國子立周
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奠焉
愚嘗深考古今之禮切以為所當先
者有三曰天地曰祖宗而學校之先師與焉所當備者亦有二曰

郊祀曰禘享而學校之釋奠與焉夫生而為人業而為士戴天履
地靈於萬物而不至於斷喪磨滅者伊誰之力歟發而為言者而
為經仁義禮樂傳諸萬世而不墜者又誰之力歟造端立極出於

此理者天地也垂法立則以維持乎此理者聖人也發其用闡其
義淑諸將來者師之教也故報於天地而郊祀之祀舉焉報於祖
宗而禘享之禮舉焉報於先師而釋奠之禮舉焉然河汾王通氏

曰夫子之道不啻天地也不啻父母也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
子嗚呼罔極之恩雖殫天下之物何足以報之特拳拳誠意不能
自已姑寓於制度文物之間耳夫自漢高帝行太牢之祠也元始

有追諡之褒有奉祀之典元始五年六月丙午封孔子後孔子均為
紀又表云孔子廟元始五年六月丙午封孔子後孔子均為
元和有關里之祠有諸弟之祀東漢祭祀志章
及七十一弟祠孔子自唐高祖有廟貌之設也正觀有釋奠之禮配
享之儀唐禮志正觀二年左僕射房元齡博七朱子晉建言周

為先聖願回為先師乃罷周公乃林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四年
詔州縣李皆作孔子廟十年詔尊孔子為宣父作廟於兗州十
四年太宗親釋奠於國子學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預子春馬
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雱杜預范甯開元有國學南面

之位有羣策封爵之榮文開元二十一年詔夫子既於先聖可益曰
公南面而夫子坐西滿下正觀初廢周公祭而夫子配至周
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始背南面以顏淵配諸弟子皆
疾子齊侯子真魯侯子伯牛魯侯子復魏侯又贈官參以下六十七

人然祠禮行於漢而釋奠未講也釋奠講於唐而儀文未稱也至
于我朝其文愈侈其儀愈隆天下始知祀事之重與天地祖宗等
噫盛矣哉是故以顏淵為亞聖優之以公爵舊制也國朝則優進

孟子而同列於南面配食之位唐禮志封以四科之賢列為十
哲而顏子居其首舊制也國朝則復進顏淵於配享而十哲坐
於東西面之列見上以左立明而下二十二二人圖繪於壁者舊制

也國朝則以韓昌黎名賢皆列於從祀之列唐禮志開元七
聖廟為十哲象以先師顏子配則配象當坐今乃立侍餘弟子列
家廟堂不豫享而祀審等皆從禮諸釋奠與十哲於上而高七十二

子於殿中參以孝子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十哲為
坐象參豫祀禮官參特為之象坐亞之高七十二子及二十二賢於

論釋
物備
變

尊師
自一
始

備我朝聖賢之教彬然於家傳口誦之間詩書之澤謁然於耳濡
 目染之餘吾道輝煌日月爭光正學傳授源派益衍者皆祖宗尊
 師之功也然究其儀物觀其制度又不無深意焉其日用下以文
 明之盛也其時用仲以四時之正也雲山之象奇耦之數寓於樽
 罍邊豆之器以吾道與天地陰陽為一體也奠幣而後獻爵先誠
 而後物也再獻而後依爵先尊而後卑也奠爵所以致其厚故合
 樂以興舞羞菜所以致其薄故興樂而不樂酒以元所以致其虔
 弊以白所以尚其質夫子之道猶元氣然周流兩間成小成大所
 以答其賜者固宜其備也噫世更五季聖道湮鬱久矣文物光華
 盪人耳目豈止曾祠廟貌之敬哉雖然累朝之報本誠厚矣然亦
 祖宗開國貽謀之善也我太祖之贊文宣曰尼父挺生河海標異
 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太祖作文宣王贊曰王澤下衰文宣將墜尼
其萎鳳哲我太宗之贊文宣曰維時載雍載戢此武功肅昭威儀海
人鳳不至宇率宗太宗作文宣王贊維時載雍載戢其為吾道計至切也聖子
 神孫安得不發揮斯道乎噫荆舒何人亦有夫子不有龜山孰尊

我師然則公議在人其不可揜也如此夫
文宣王廟在文宣王廟下
朝崇寧二年詔配祀文宣王廟
字列于從祀建炎中
趙鼎言配祀神宗

新筴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後集

